

樂觀與悲觀，消極與積極，對今日香港社會和教會的想像，你會是哪一種組合？

樂觀

4月中與潔明姑娘和玉華執事參加了建道神學院舉辦的「塑造香港教會前景會議」。從早上到黃昏，整整九小時，與主內七百多名同道，聽了多場分享。我對上一次參與這麼多人的聚會，已是2019年疫情前的事，似乎我們是真的復常了。但你知我知，這並非我們所認識的「常」，不同規模的堂會於疫後均面對事奉人手短缺、會友流失、會友生活繁忙、以及教牧流失、接班和奉獻收入下降等問題。然而這都只屬表面的徵狀，再挖深一點，你會見到無論是教內的弟兄姊妹或教外的親朋好友，對教會的觀感和期望都有所改變。疫情動搖了一些牢不可破的堂會文化，亦讓我們停止下來，有空間從困難和推倒重來的局面中重新建立自己，思考教會和福音的本質：「究竟甚麼是教會的必要，又有哪些只是我們想要？」從前教會只有少數人在忙碌的事奉中能靜下來反思的問題，現在成為了多數人的好聲音。這是一個重塑教會的絕佳契機，深信神會在困難中帶給我們很多驚喜。

不樂觀

「我們打了很多年順境波」是我在會議中聽得最多的一番話，言下之意呼之欲出，逆境波的時代來了。事實上剛才談及的樂觀也不是一種天真的樂觀，倘若我們到現在還以過往植堂傳福音、小組教會、大型佈道會、派飯親墟嘉年華等等那一套為綽頭，去動員會眾和吸引未信者，便失落了這次轉化的契機。隨著社會氣氛和政情的發展，沒有人能保證過往那一套模式能如常出現和有效。而最令人困擾的，是有教會仍抱著對過往成功的執迷，未有反思便隨便引述過往或外地教會的某些成功經歷，放在現在的處境，以為是一種激勵，但其實是一份勞苦重擔。這次會議令我最有得著的，是要承認我們眼前充滿不確定性，並承認我們所知的有限，不足以應付眼前的變化。當我有這轉念，這份從自覺無知而來的悲觀，反讓我緊緊抓住那施恩的主，並開始思想，如何積極裝備弟兄姊妹和教會面對未來的不確定。

悲觀卻積極，不樂觀但仍有使命，是我在這時代的選擇，你呢

？